

栀子与白兰

□顾新红

雨季来临,随细雨弥漫而至的还有栀子与白兰的清芬。栀子与白兰相约绽放,都是玉白的花儿,翠色的叶子;都自带甜味的醇香,都是这个季节花坛小主。

学校教学楼后就有大片的栀子,一丛丛、一簇簇,不下几十株。在开花之前,没有人注意她们的存在,尽管四季常青的叶子总是油油地泛着釉质的绿光。五月,当阳光恰到好处地洒着光和热,当细雨回或从阳光的缝隙里飘飞而至,那些掩藏在叶丛里的绿色花苞悄然地鼓胀着、膨胀着,慢慢渐次露出白色的条纹,然后在某一个微雨的清晨,翠色欲流中冒出一朵朵玉白色的花儿来。目光垂抚处,是似曾相识的旧人。栀子花开得很坦荡、直白,很端庄、大方。每一朵向暖的花儿,由绿色的花萼托举着,迎着风、迎着雨、迎着光,都一律扬起皎白的面庞,不卑不亢,不骄不躁。每片花瓣儿都如丝绒般顺滑,似凝脂般柔嫩,若月色般温婉。可贵的是,娇颜之外,沁香怡人。栀子的香气很独特,浓烈却不粘稠,甜蜜却不腻人,远远地就可嗅到满苑清芬,凑到鼻子上还是这般清雅。这香气,似乎有意跟旁的人,旁的东西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从五月到七月,从第一朵栀子花开到最后一朵的坚守,校园里的栀子花一茬儿、一茬儿地开。每天,几乎总有一批的人悄悄地摘了花骨朵儿或者半开的花儿去,大凡出手,总要满捧、满袋子的。摘了去的栀子,有的藏在口袋让花香掩盖世俗的气息;有的搁在案头,借花香驱散劳累;也有的用一小杯子水养着,试图叫栀子继续绽放。但奇怪的是,栀子不像玫瑰、百合等旁的花儿,插在瓶子里还会努力开上一段时日,直到凋谢。栀子的花骨朵儿,养在水里亦不会自行绽放,她不会向虚假的怜爱谄媚,亦不会向一点一滴清水妥协。她会保持原来的样子,慢慢萎顿、枯黄,直到被扔进垃圾桶。我也偷偷摘过几朵,养在玻璃杯里,面对她的绝食和不苟且,心生敬意,后来便不再采摘。只是,每天上班,都要转到花丛前问候和观赏一波美丽的姿色。我微笑,她含羞;我在心底呢喃,她在枝头沉默。枝头的栀子花儿也是极具个性的,一旦决定开放,便绝不半遮半掩,一定会开得透彻、极致。原先毛笔头大小的花骨朵儿,经过几个时日,就绽放得满满的,露出鹅黄的花蕊来,真像个白瓷碟子里装着姜丝蛋黄,好不诱人!没有人摘去,这花儿,会一直挂在枝头,独守一茎绿色,含苞、怒放、萎顿、枯黄,绝不凋谢,绝不落泪。在乡野田边,在寻常巷落,在街角道旁,在房前屋后,栀子用“宁可枝头抱香死”“强于污淖陷沟渠”的信念,坚守着一朵花的梦想和尊严。我想,在众人的面前,栀子的坦荡、正直、刚烈、不妥协,是合我心意的。她是我神交已久的故人。

同一个时节,我家小院的白兰花开得煞是热闹。这盆白兰,去秋天的花骨朵儿,沉睡了一冬,待春日的阳光唤了一回又一回,直到四月底,直到我们把她从阳台里请了出来,才陆续破苞含英。白兰不比栀子刚毅,若是秋天不搬回室内,经霜落雪后,便会叶落根腐,任春风十里,也唤不醒。当然,你若善待,悉心呵护,她亦是懂感恩、知图报的,她会一年三季给你吐露芳华,整个夏天更是极尽芬芳,优柔以伴。白兰生长在一个直径近一米的大花盆里,沃土培根,鲜雨拔节,不几年就窜得接近大半层楼高了。在我家的小院里,她并不寂寞,铁树、茶花、腊梅、翡翠、兰草、滴水观音还有好多盆吊兰、多肉啥的,都是她的伙伴,最重要的是,我和侍弄她的先生每天早出晚归都要伫立花前,端详一番,絮叨几句。我是更爱这白兰的,她在院子里恣意地生长,恣意地开放,粗壮的枝干灰白中泛着厚重的绿意,肥大的叶片有的不甚体面,半垂着身子。叶片密密匝匝的,简直有点霸道,叫那些娇弱的花儿总是一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不堪。五月来临,花儿到了旺季,我时时要剪去些叶子,让花骨朵儿沐浴更多的阳光。院中的白兰被宠得有些娇气,但那种与生俱来的高雅与贵气,叫人甘心被折服。白兰的花骨朵儿坚实光滑,透着釉色,像极了我的翡翠玉坠。这些骨朵儿似乎有点“作”,不会轻易开放。总要经历三五天甚至一周的光阴轻捻慢抚,阳光轻抚,柔风耳语,细雨滋润,还有月色熏染、夜露沁肤,翠绿慢慢

做颗金色树种

——追忆李吉林老师二三事

□陈震

7月18日下午正在电脑上写作,突然,教育之乡群里,跳出朱丹书记发来的一帖:“悲痛!情境教育创始人李吉林老师去世”。

我如雷轰顶,潸然泪下,一下就懵了,呆呆地坐在电脑旁,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记忆的闸门就此打开,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上世纪80年代,李老师的情境教育声名鹊起。90年代,情境教育收获了沉甸甸的果实。1996年12月11日,由中央教科所、江苏省教委联合举办的“全国情境教学—情境教育学术研讨会”在通师二附举行。开幕式放在童话楼三楼。全国诸多知名专家、学者应邀参加大会,并发表重要评论,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情境教育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在这次大会上,李老师以“为全面提高儿童素质,探索一条有效途径”为题作了主报告,将她探索的情境教育基本模式、基本原理及情境课程一一作了全面汇报。我在主会场聆听,在不时响起的热烈掌声中,录音兼笔记,深受教益。12日下午在听了北师大裴娣娜

教授讲座后,向裴老师和李老师汇报了我们在如东教育科研的一些做法,得到二位老师的热情鼓励。

其后,得益于李老师的关注,我们如东学习情境教育,推行情境教育,从选点试行到逐步推开,再后来,成立了如东县情境教育研究会。我忝列副会长兼秘书长,与李老师的接触相对更多了些。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认真阅读了李老师的著作(包括后来的多卷本《李吉林文集》),与一线教师在践行中共同学习、理解、推广情境教育,使情境教育之花在南黄海之滨的如东竞相开放。

2009年12月22日,我们迎来了幸福的时刻。李吉林老师应邀到如东讲学,同行者还有时任市教委副主任严清。在去南通接她返回如东的车上,李老师跟我谈到她学《易》,听百家讲坛,顿悟自己的行迹。交谈中,我对李老师说,从您的探究实践中,我体会到,每个人的研究最终都要从哲学上寻找答案。李老师深以为然。在谈到推广情境教育时,我向李老师汇报了如东的做法。严

清出了个好主意:情境教育教师行动建议。到达如东少年宫后,李老师没有休息,听了如东老师交流学习李吉林的成长经历与体会后,就开始谈她30年的探索,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她的充满激情而又平和亲切的讲座赢得了全场教师的阵阵掌声。随后,严清精要地讲李吉林的人格特征,为大家深入学习李吉林开辟了新的路径。

2010年1月13日,我作为如东县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到南通参加市教育学会工作会议。零下5度的严寒,挡不住李老师对学会的满腔热情。我又一次见到了敬爱的李老师。

会议休息期间,我请李老师为我们《沿海教育》题词。李老师慨然允诺,“沙沙沙”的疾书声中,给我们留下了“让我们在沿海教育的沃土上,成长为一棵树、一片林”。情之深,望之切,使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在为《沿海教育》题词后,李老师又主动为我写了一段话——

“您的心血与智慧凝聚成金色的树种播

洒在《沿海教育》的篇章之中。”

尽管由于匆忙,李老师把我的“震”字笔误成“镇”(因李老师当时还有其他要事,故而未让她重写),但李老师的厚爱与褒奖,让我喜出望外,同时又惴惴不安。说实话,我只是在学习推广情境教育的过程中,做了点自己应做的事情,编辑《沿海教育》也是这样。是如东从教育局到基层学校,从各级领导到一线教师的共同努力,方才有了今天如东情境教育市级实验区的蓬勃发展。可以告慰李老师的是她所开创的情境教育不仅属于南通,而且属于中国,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我们对她最好的纪念就是做一颗金色树种,努力成长为一棵树、一片林。

行文至此,思绪万千,吟成七绝一首,以表心迹。

七绝 痛悼李吉林老师

敛波漾水望星空,
屏息连山送乐童。
桃李不言臻自出,
吉林情境映天红。

大众哲语三字言(10)

民主

纳百川,汇成洋,众拾柴,火焰旺。讲民主,力量强,政令通,国运昌。(纪美红)
民心向,一目标,我宗旨,为同胞。违民意,独木桥,顺民心,复兴湖。(石教耕)
水无流,会变臭,舟无水,徒担忧。讲民主,无纷纠,国家兴,民无愁。(王茂全)
办实事,多商议。一言堂,当丢弃。思良策,求真理。党领导,顺民意。(陈皓)
人代会,是根本,治国家,重民生;民作主,事业兴,政令畅,国运腾。(万莹芳)
谋复兴,民为本,得众心,政通顺。众当家,民族昌,集众智,国富强。(袁世君)
三皮匠,诸葛亮,决策前,群言堂。讲民主,聚能量,万事兴,国富强。(徐允浩)
鱼靠水,鸟靠林。共产党,靠人民。人为本,民参政,奔复兴,有保证。(施友竹)
讲民主,共商量,要摒弃,一言堂。聚民意,合力强,政令通,民安康。(徐长福)
水流通,还须拦,既不腐,也不滥。开言路,讲民主,恤民情,走顺途。(陈少山)
风雨顺,稼穡丰,讲民主,

政策明。人心齐,聚正能,干事业,道路平。(张乃杨)

家民主,有商量,亲人和,诸事旺。政透明,民心畅,百姓富,国力强。(凌美云)

民做主,把家当,同甘苦,齐荣光。国是根,民为本,靠团结,家国稳。(曹福全)

家长制,一言堂,民主制,群言堂。既民主,又集中,办实事,不凌空。(郭必娟)

夺政权,长征路,保江山,不停步。依群众,能靠谱,天下事,民做主。(倪国昌)

守初心,担使命,出发点,唯人民。讲民主,一条心,论分配,水端平。(毛蓉英)

解放前,没民主,国衰亡,民受苦。新时代,党有谱,民需求,奋斗处。(张新文)

一好汉,三个帮,五讨论,相协商。心沉稳,莫惊慌,多调查,一主张。(陈凤飞)

公务员,讲民主,欲作为,齐迈步。风雨至,同舟渡,力扶贫,康庄路。(曹文国)

科学家,信民主,启智囊,献元素。搞实验,挖宝库,敢创新,众才悟。(苏平)

机关内,欲民主,智商高,言简朴。争论激,摆事实,各主见,不固执。(唐明淑)

雄山秀水略阳城(组诗)

□晓川

五龙洞

驻足五龙洞
曲溪、幽洞、碧潭
更有铁杉摩云,松风石骨

我多么希望
是一位羽扇纶巾的忠厚长者
独坐卧榻,单衣宽袖

或驰骋狩猎,或寻仙问道
岩前曾老斧斤樵
洞外有仙人炼药

“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而如今弓矢已经腐朽
而如今药罐已经破碎
一块巨石已将洞口堵住

金家河

烟雨迷蒙中
我漫步在金家河崎岖的山路
零零落落,几朵樱花
伴着细雨撞入我的眼眸

鸟绕柳枝鸣
樱花花色新
桃之夭夭,灼灼滚烫
总有一朵会开在我的心底

陡峭的山岭上
古朴的石门和石墙巍然屹立
我仿佛听到
遥远处传来撼天动地的喊杀声

从一个山谷到又一个山谷
从一个村寨到另一个村寨
路在崇山峻岭中延伸着
阿婆壶上的芭谷酒为我洗去旅途的疲惫

芭谷酒清冽浓郁
用善良与纯朴酿就的美酒
给我信仰,让我眷恋
今夜,我要醉倒在全家河

羌家的火塘

羌家村寨的宁静与寒冽

变浅、转白,终于在一个无人知晓的时刻,轻轻启齿,吐出一缕缕瑰丽的幽香。然后,像设定了程序似的,一片,两片,三片……慢慢打开象牙色的花瓣。白兰,似开未开,或者才打开一两片修长的瓣儿时,最是动人,像是陈列在商场里的精美玉雕,润而不艳,通而不透,轻而不浮,浑身彰显着幽冷、高贵的气质,叫人想靠近,却不忍亵渎。偶尔,狠心折下一个骨朵,别在衣襟上,这一天,整个人暗香盈袖,都是飘飘然的。

白兰的骨朵儿一旦开启,不肖一日,花瓣儿就片片打开了,待十几片花瓣都一一打开,却不像栀子花瓣那么整齐、匀称,有的花瓣竖着,有的斜着,有的还带着卷儿,“兰花指”的样子应该就是模仿的白兰花开了。“兰花指”的掌心露出一个褐黄的“小绒棒”,棒子上有橘黄的粉球,棒子周边还有一圈褐红的花丝,每根花丝上都顶着一簇褐红色花粉球。我知道,这神奇的生命体,藏着爱的秘密。那些甜雅的香味,

是爱的味道。白兰的香,要比栀子清淡,内敛且绵长,是不管闻多久,都不会腻的魔法香薰,是叫人心安、心醉也心甘情愿醉倒的香气。

只是,白兰从骨朵到极致开放,也就一周的时间。极致之后,是片片零落。刚凋谢的花瓣儿白里泛黄,风吹日晒下,很快会变成褐黄,最后变黑,在雨中沉寂或者随风飘散。“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归寻觅。”花开时,几多欢欣几多爱;花谢时,几多惋惜几多愁。所以,天晴

的时候,我总会把凋落的花瓣儿扫清,倒回花盆里,零落成泥碾作尘,也要让她们香魂皈依,籍梦重生。我真是极喜欢白兰的,喜欢她的高雅不俗,喜欢她的率真直白,喜欢她的极致怒放、色衰即别的果断、勇敢。“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归寻觅。”花谢时,几多欢欣几多爱;花谢时,几多惋惜几多愁。所以,天晴

生命百态中,有人如栀子大度,有人似白兰细腻。在光阴的故事里,于大庭广众之下可以做一朵栀子,大

度谦和但不向世俗的风雨屈服,完备内心的坚守;于庭院小宅,做回娇柔的白兰,率性真切,敢爱敢恨,对得起呵护,也担得起谢谢。其实,人岂如花?春去春会回来,花谢花还会再开。而人只有一个春天,一朝春尽红颜老,便只剩一抹夕阳红。

当然,我们大可不必感叹春色与红颜的起落,四时都有花开,月月都有月明,只要愿意,我们尽可以与世界温柔以待,与生老病死友好相处,与时间谈一场漫长的恋爱。



袅袅的青烟熏得我泪流满面:
“二月休把棉衣撤,
三月里还有梨花雪。”

民歌里的爱情

“割麦割到秦岭梁,
情郎情妹哭一场。
今日一别何时见,
除非明年麦子黄。”

石碑上的仄羌民歌
用美文写就
这麦收季节的爱情
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底

在《古诗十九首》里读过的爱情
在唐诗宋词里吟唱过的爱情
带着一个海枯石烂的古老约定
仿佛一切只是昨天的记忆

“葛条开花连蔓缠,
亲口许你五十年。
四十七岁短了寿,
奈何桥上等三年。”

从诗经的源头
流淌出的爱情,婉转灵动
民歌里的爱情仍将继续
永不言弃,生生不息

火塘里的木炭把阿妈的脸映得通红